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四十五

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銜爲雨龍移鍾之說則以譏時相即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謔僻有所得必志之藏而子遊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灼識

艾子後語

吳 陸灼

王法

齊大夫郱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郱之族大以蕃衆而謀曰他人之言王必不內惟艾先生辨而有寵盍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艾子笑曰是不難諸公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郱氏以戲言亦不敢請退而索綯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王曰郱石父包藏禍心王肆諸市當矣然爲之者石

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殲之無乃非仁君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意也先王之律有明訓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是以寡人不敢曲有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之母弟乎以是而言大王亦叛臣之族理合隨坐臣有短繩三尺敢獻於下執事請大王即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訴寃

艾子夜夢遊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劒而失其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寃臣秦國樊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軻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証見伏乞追給天帝覽之蹙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貪客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旣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

薛之賢者爲諸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
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
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
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當之賢者也翌日
敬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齋
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
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
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
艾子胡盧而退

講道

艾子講道於巖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認眞

艾子遊於郊外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有老父啟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眞字問曰識此字餽汝漿執子曰眞字也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茸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眞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孫兒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
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
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耶杖之愈峻其子無如
之何一旦雪作孫摶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使跪
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
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
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

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群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癇賴宓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于旻天余手爲拭淚敎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

贈予龍醢一臠余機食之于今口尚腥臭成湯曰
商之網以羅禽獸實商矣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
强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
乃得釋去婁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
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
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
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
向沉醉至今曾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

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屬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當愈遠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爲鄰老姥携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之

杂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

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竊乎妻曰此此無竊有實乎妻曰此無實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季過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荅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丈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言于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夫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僞人

神相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術進者接踵于門有自稱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鬼谷子之高足弟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即臣之術可知矣王亦聞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觀寡人何如答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自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即墨三日矣當發救兵相者佯而言曰臣見

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聽須臾有人奔報人見王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北虜吏盜金幣三萬是以因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擔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禍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子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布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老記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為其子求

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女于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預哭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為元十二萬歲為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

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
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鮝這場
災難

牡羊

艾子畜羊兩頭於囿羊牡者好鬬每遇生人則逐而
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
牡而猛請得閹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
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瘈犬

艾子晨飯畢逍遙於門見其鄰擔其兩畜狗而西者
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鬻諸屠艾
子曰是吠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
夜盜賊橫行畏懼飽食嘿不則一聲今日門闢矣不
能擇人而吠而羣肆噬齧傷及賓客是以欲殺之艾
子曰善

醜女

艾子遊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聖先生者其剃頭交
也娶妻而求全無闕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

底於善而後可敎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醜女曰頭禿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閤容色之妙某聞之審矣第未知庚甲願以見諭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搖手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雪濤小說

楚　江盈科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閽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

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
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劒左秉鉞右仗纛
者果能禦羣盜北遏　南遏諸　如古孫吳起翦之
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虎也徐而叩
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
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
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

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半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益聞里中有病腳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腳穴中入鄰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鄰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

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鏃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腳人隣家然猶我之腳也鏃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腳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為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吾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葉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我明任

事如忠肅忠宣二公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必計日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

繼之矣爺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然醫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蝦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即[illegible]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
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
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
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
耶

目耗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
以至甘之味授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
拒故四郊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遴受劉寵著

稱於東漢禪錫隱君靚同瓦礫披裘老子辟食道遺丈冊所書晨星蒂落而垂綖柒指曲殷貪鬪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衿生性狡能以謫計誑人其學傳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既霽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

出二百金市宅百金買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
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illegible]償先生[illegible]平日
敎有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嘗之遂呼使者
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
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局鑰耶
生起應曰弟子亦置此金甫定爲川妻摶身觸弟子
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
生笑曰固夢耳博士不擇言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
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吏一

再觴出之時此被生者持夢中之金回與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游人彼實醜者人安得不爲所游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是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意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任誕敢爲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若人者

可勝數哉麗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闊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卵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史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

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衆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業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illegible]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噫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　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于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

大黿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黿黿凡數百斤一受鈎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詣黿性命於其受鈎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黿面黿用前爪撥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謡曰豬婆龍爲殃賴頭黿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國黿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僉都册歸蜀泊圖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巖輩之報也古諺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躡之雞子偶閃屐齒空處不受躡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嚼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

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鑽剔指鑽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過盡碎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騖作拏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陳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鑽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既義能克已者哉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眞馬則出於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鯀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數之物變有遲有速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覩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

成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農畝婦桑積漸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旦呻夕吟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剩饒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貸之家鬻代之家基産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

貴而驕則又變為歌舞為衞代為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消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挽預防百無一二差夫祿稷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為人子孫者可勉而持奈何不察其漸倀倀然以歌舞易劉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省與忽不云乎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息其變也息其漸也乃在乎人非數非磨謂造化制我非悲則棄

駁祿命

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

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諳其術皆竊糟
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幷考諸載籍風鑑
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顒若詩韻委蛇
論語稱誾誾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隱寓之矣至於傳
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家視狼領斷商臣之不
仁其言信如蓍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
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頷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
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黥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
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吾祿命

之不足信此如吳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是安在耶主員塲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候作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是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

人情饜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為不足恭聞里閈悪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

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踏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眞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己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乘驢爲賭已而徧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

社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
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
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菓
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
也余聞四明有蚶田嶺南有乳田夫蚶也乳也皆有
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蚶也用蚶
水灑田中一點一蚶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
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
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

必挑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耕蠶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舉一例以規物真魏雞耳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悖亦能從事於忍遇佻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

醜曰爾能咬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梃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皆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心高

余郡進西三十里有河洑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指井所出泉應酤者比夙釀更佳酤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豬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豬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嗟人心貪暴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

然因之自裹蠶婦繰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
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紱繡孰非
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
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
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嗟世
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應諧録

安成劉元卿

僧在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髠其首改繼己縲反繼尹項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髠又縲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爭雁

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鬬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已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皆苦

有旨于道淵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旨于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即實地何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

此一問以自矜嚴者視此背哉

搔癢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講學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

予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

父擬微召婣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柰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即謔謔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猫號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于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尚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

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飈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圮矣墻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同病

張翮子繕一榻置以在臥内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媚友肯問覷之其媚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

張謬子靚尤揚子狀若是稍減而嘆曰吾病亦若

此

悅諛

某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讚譽令乃驕一鬱

欲阿其意攸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

諛惟阿主不然覗人譽毀如耳其令耳之遂招諫誼

撫膺高蹈稟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謀哉自

是寵之有加

乞女

燕人有二女皆癡極一日媒氏來約婿家戒二女曰愼藏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旣媒氏至坐中忽火熱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未掩媒氏謝去

性急

士嘩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擬衾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士嘩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暴急恐激君怒欲

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隙當謹奉教于嗶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嗶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𨚗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蹶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

疾家人勸之相羊㘣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衝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稍宜籍若來世當輪廻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婣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寛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寛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 天

一偷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迺老于處其術終於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即是子一夕乘閒入富家臥內有大櫃偶未鑰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鑰其櫃不得出中夜彷徨夜闌益慄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篋亟起發鑰遂鼠俞汜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柰何祕不兒傳兒光瀕死所矣藉第令計不出是柰何父曰即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謂

寡聞

漢村三老皆款啟寡聞之叱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歆動約春糧往遊行閙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愼勿妄語取市子嫺咲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吽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嘗市鐘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摶泥爲質而火煅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大類斯未之見而輒嘵嘵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

皆也

青衿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差而貧衣不足於藍故緞以青歟柰何不免我耶足益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豕臟

某友素厭膚眞厚滋味而性嗜豕臟羨新市屠豕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臟作羮且戒庖丁令弗過

梌失其真味矣既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味附和美賞而忘饑座中間有出而嗀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假稱至道覩此省哉

賤售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買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邪

下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不泉亟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

割碑

潁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幾表畏州守鄰之縣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

意欲使後人制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而被

貧家無澗槃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君觀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猶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間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僞日拙者乎、

閉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
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
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辯者之諭

兩瞽　一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
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削有梁髯者見尤
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躓梁髯故不知彼亦瞽
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鬨然相詬市子

媚笑噫以迷導迷詁雖無巳者何以異於是

笑禪錄

松滋潘游龍

舉遵布衲浴佛布衲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

遵曰把將那個來

說一人途中肚饑至一家誆飯喫曰我能補破針

鼻子但要些飯喫其家即與之飯遍尋出許多破

鼻子針來喫飯畢請補之其人曰拿那邊針鼻子

來

頌曰那個那個快去尋取有垢則浴有破則補君

還請不出來我亦松松無主

舉舍多那尊者將入鳩摩羅多舍即將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

說一秀才投宿於路傍人家其家止一婦人倚門答曰我家無人秀才曰你復曰我家無男人秀才曰我

頌曰舍內分明有個人無端答應自相親扣門借宿非他也爾我原來是一身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

初心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擒住這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乾屎橛

說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個世世用不盡的物件送與寶寺寺僧喜而留之且為加敬至次早請問世世用不盡的是麼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樹破籐子云此以之作剔燈棒可世世用不盡

頌曰人人有個用不盡說出那值半文錢無位眞人何處是一燈不滅最玄玄

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内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說一禪師教一齋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倘一夜坐至五更陡然想起某日某人借了一斗大麥未還遂與醒齋發曰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乎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

頌曰兀坐靜思陳麥帳何曾討得白如如若知諸相原非相應物如同非覿體

圓覺經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illegible]

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

說一癡人夢拾得白布一匹緊緊持定天明卽逢頭走往染匠家急呼云我有疋布做顏色匠曰拿布來看癡人驚曰咋錯了是我昨夜夢見在

頌曰這個人癡不啻癡有人夢布便縫衣更與布惡恩羅綺問是夢麼答曰非

舉金剛經云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

說一秀才夏月至一寺中參一禪師禪師趺坐不

起秀才怪問之師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即以扇柄擊師頭一下師亦怪問之秀才曰我打你就是不打你

頌曰有我即無我不起即是起起來相見有何妨而我見性尚無止秀才們禪和子那個真是自如如莫弄嘴頭禪而已

舉或問藥山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山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山曰何境惑汝

說諸少年聚飲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長者閉目叉

手危坐不顧酒非歌妓重索賞於長者長者拂衣
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扳之曰有的何妨
閉眼想的獨狠

頌曰水澆鴨背風過樹佛子宜作如是觀何妨對
境心數起閉目不窺一公案

衆起信論云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
迷衆生亦爾

説吾邑中羅文學泛舟下荆州命癡奴名二生者
盪槳答曰我不盪頭槳文學叱之答曰我怕不曉

得路

頌曰岸夾輕舟行似馳只因方所自生疑海天空闊無人境星落風平去問誰

又曰但得稍公把柁正何愁盪槳不悠悠任他風雨和江滿穩坐船頭看浪頭

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學人自己隋曰是我自己曰如何是和尚自己曰是汝自己

說一少年好作反語偶騎馬向鄰翁索酒翁曰我有斗酒恨無下物少年曰殺我馬翁曰君騎何騎

少年即指堦下雞曰騎他翁笑曰有雞可殺無柴可煑少年曰脫我布衫去煑翁曰君將何穿少年即指門前籬笆曰穿他

頌曰指雞說馬指衫說籬誰穿誰煑誰殺誰騎叅

叅如何是自己當面不諱時

楞嚴經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說一道學先生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便受用不盡有一少年向前一恭云某體貼孔子兩句極親切自覺心廣體胖問是那兩句曰食不

厭精膾不厭細

頌曰自有諸佛妙義莫拘孔子定本者向言下叅求非徒無益反損

舉睦州問一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

說一僧曾與衆友戲集問青字下着一心字是麼字座中有云生平未見此字者有云曾在某古書上見此字者有云常常見此字只說不起者有以

手書几案云必無此字者後則說出一座皆笑須曰最平常是最神奇說出懸空人不知好笑紛紛求道者意中疑是又疑非

泉雲芝再至翠巖求入室巖曰佛法不怕爛卻天氣正冷且化炭去

說老山鄉長者離城二百餘里冬月大雪忽早起披裘上馬有老奴名供耕者頭蓬舌倔擁馬首而前曰天氣正冷爹爹今日往那里去長者曰我往二程祠上大會講學耕曰我也要去聽講學長者

呵之曰你曉得聽講甚麼學耕以手自指腰下曰
我也去聽講冬九臘月該有棉兒穿不

頌曰冷時燒炭併穿棉這是修行喫緊人杌杌枯
枯何爲也空向叢林走一生

舉桂琛見一僧來豎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讚嘆云
謝和尚指示琛打云我終日在掃床掃地爲甚麼不
道謝和尚指示

說一老學究訓蒙門不亂出一日戒其徒曰你們
莫頑我去講學與後生輩聽有一徒出云先生舜

日在學堂裏講底是甚麼又要去那裏講

須日那時不在指禪機何必讚禮豎拂子好朕裝

冠赴講堂良知良知而已矣

來崔相國入殿見雀抛糞于佛頭上問如會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甚却抛糞于佛頭上會云他終不向鷂子頭上抛糞

說大盜夜刼人家其家驚覺稱大王盜曰莫叫大王可叫我們做好漢忽聽雞鳴便喚起馬其家云好漢好漢只管請喫了早飯去

頌曰盜怕天明賊怕鷄可知佛性通諸衆若分惡類與貪門大地衆生皆不肯

來楞伽云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嗔癡而定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說一人告友云我昨夜夢見大哭此必不祥其友解云無妨無妨夜裏夢見大哭日裏便是大笑其人復云若果然夜裏夢見有我在哭日裏豈不是無我在哭

頌曰夢時有我哭醒時無我哭貪嗔癡何在正好

自觀照

舉一僧問雪峯乞師指示佛法峯云是甚麼

說甲乙兩友平素極厚一日甲偶病不勝愁苦乙來問云兄是何病所須何物我皆能辦甲云我是害了銀子的病只得二三錢便殺了乙卽佯爲來問乃吞嚥云你說甚麼

頌曰黃金貴似佛法佛法貴似黃金覓時了不可得吾已與汝安心

舉盤山積師行于市肆見一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

的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屠刀又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的

說友人勸醫生讀書生因閉門翻閱數月出謝友人曰果然書該讀我往常只說是寫的原來都是印的

頌曰個個是精心心有印放下屠刀証菩提揭開書本悟性命咄不頓開藏發揮卯此授記已竟舉成佛龍牙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牙曰如賊入空室

說一盜夜挖入貧家無物可取因開門徑出貧人從床上呼曰那漢子爲我閂上門去盜曰你怎麽這等懶難怪你家一毫也沒有得貧人曰丨不得我勤快只做倒與你偷

頌曰本來無一物何事惹賊人縱使多珍寶劫去還空室

桃源江盈科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淡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目潘公趨朝天階未明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攀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

大嘯而去

廬山道士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鄧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潺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詣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上陳流間

之爲絶句以諷云陷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擎一故皂襆子與寰曰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恭生日㧊一破膩脂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

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相類

華陽生

華陽有狂生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窻前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益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益恐其作詩唐突梅花也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

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
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崔張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
人口崔張眞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椻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楂兒一桂子有詩曰楂兒
進樹春閑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瓠子戲者相與大噱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攜匕首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矣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壽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已爲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傑之氣自此而喪矣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畫一醜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 武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爲壽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爲太平宰相微天之幸坐間一儒士離席言曰天下到大平只河朔一起竊盜緝不獲蓋指金虜

也宰始人慙憶若所涯者亦類是耳

李覯

李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

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搜索貲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李淵材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管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棊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攬須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其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憚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擧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

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予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槪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于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而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寔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事乎聞者絶倒

士人婦

京邑有士人聟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詈大必捶
打聟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聟密與巫嫗爲計
因婦眠聟入厠以繩繫羊聟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
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
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
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
師祝羊還復本形聟徐徐還婦見聟啼問曰多日作
羊不乃辛苦耶聟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
悲哀後復妬忌聟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

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註云箕星東方朔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坐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之鬨然一笑

石動篇

北齊高祖嘗燕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
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
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筩曰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
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
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
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
熱鐺子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
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二誠如

聖旨動筩郎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郎云大家郎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郎令作之動筩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

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楚黄耿定向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褶敝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歆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趾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

迴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斯言之作疏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決此二障而後可

吾師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覘取其貲紿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當授若季子誠從之遊猾伺便未得而季子趣授道一日至江滸猾度可乘因紿曰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留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

憐抱櫓歡呌曰得矣得矣猾孳貲疾趨季子既下猶嗷躍不已觀者曰艸癡哉彼猾也孳若貲去矣季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良知

昔陽明先生於群弟子侍一切來學士蕃愚騃人也乍聞先生論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報先生徐語曰良知非黑非白其色赤也弟子未喻先生曰其徵于色者固良知也

致知

昔杭城元宵市有燈謎云左邊左邊右邊右邊上些上些下些下些正是正是重些重些輕些輕些蓋擺癢隱語也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然吾致知之旨莫精切如此小子默識之

性命

里中一庠士少嫺于文而酗酒中年兩目眮酒幾盲以致偃蹇其伯兄名公也謂之曰弟具才美失利第以故慎自愛止酒不御可也庠生對曰兄教謬哉

目則目耳酒吾命也柰何止爲一目欲吾舍此命耶

又一老友相訪時同志十數輩在座老友卒然問曰先生往與諸友論學以何者爲性命師時漠然未應仲子歷然起曰善哉是問蓋切問也世俗嗜酒者以酒爲性命嗜積財者以錢穀爲性命嗜樂貴競進者以官爵爲性命皆常言也觸類而思吾儕爲學必有所爲性命者試各自反思之座中同志有省

訑謊

一友素愿謹嘗謂不妄語乃良知也心齋先生欲開

其悟爲言曰說謊亦良知友愕然曰如此論良知誤天下矣頃之有縉紳投刺謁請者閽吏以報友語閽吏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徐詰之曰子以說謊非良知今何故說謊友大悔自咎曰吾過矣心齋曰無重自咎將說謊亦良知也友大不然心齋曰昔孟子曰不可以風非說謊耶友始少解昔東廓先生嘗與其所與同志論學適有士紳來造請康中同志令閽吏託詞謝之東廓先生曰公等此處皆是放過令閽吏還吏其詞曰余在是請以見

畫一

仲子嘗遊山中偶過田夫家覩其壁柱或畫一或畫一纍纍若易爻然因問之其人對曰僕不知書畫此識數耳一畫一石二畫則半石也仲子曰嘻孰謂易義精微哉庖羲初畫亦止若是耳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過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間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即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

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既歸招而官之後
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壓重
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
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
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
令吏書以卜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
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
故云石大款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前
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

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衍似無滅先生乃先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

好光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月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者這非等近溪爽然會心伏地數十頓首以謝

拾金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于垌間時倚樹而吟時抱膝而歌熙熙然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散逸不復矣又燕市一賈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主公謂曰阿公微天頗饒于貲覷彼傭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翌日賫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錁麥中時從旁伺之賫傾麥磨上忽聞

鏗然聲手拱拾之以爲遺也懷之踧踧色動凝竚跼蹐竊四聽無人聲乃病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贅不知也踰時督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即地取金亡矣窘然自喪乃復跪懇求復爲傭云

一志

留都一道士深陽人也以募葺梵宮作橋梁爲功行貲産累數千盡齎之爲倡而躬亦苦以督工作日飲一瓢即臨盥不御也宗伯聞而禮致之令募修朝天

宮宮成宗伯嘉賓擬疏授一秩勢之懇辭不受時百工從而受役者以千計咸茹苦如道士不受一緡亦無媮惰寓室人爭輸財者累鉅萬道士曾不一日攝羣從弟子亦無乾沒分毫者粱生嘗就而問曰汝道何德而得衆心若此曰吾第一志累吾功行耳它何知厥後道士溺繫念一係冀就拇士蘖含意未發百工羣從一日散去

假人

人有魚池苦羣鶂竊啄食之乃束草爲人披蓑戴笠

持竿植之池中以偶之羣鶴初回翔不敢即下已漸睥睨下啄久之時飛止竿上恬不為驚人有見者竊去偶人自披蓑戴笠而立池中鶴仍下啄飛止如故人随舉手執其足鶴不能脫奮翼聲假假人曰先故假今亦假耶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卄起家側微今幸饒于貲須更業習文學

方可擬家聲也于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季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榴絮飛季子對曰喤喤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

學如是

有鄞叟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平生無疾
色一歲以貲産故與兒訟對簿公庭府尹詰其徒曰吾
時卽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叟晚年益嬰錄存
以賄浼請託者自遠往謁公俯一夕無疾端坐而化
于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

自貞

市有不貞之婦初蒙帷簿之訴赧然內愧欲死已或
訴之則猶俯首至羞澁也久之抗顏與人鬬詬悍然
不顧士人或挑以目或躡足而拊其股則猶嘻嘻自

明日吾心自貞疇能溷我

習沒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三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常不輕

曾有一比丘名常不輕不專誦經但見諸比丘皆禮

拜讚歎云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汝等當得作佛遂見四衆亦復如是四衆中或生瞋恚惡口罵詈言汝是無智比丘從何來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瞋恚四衆或以瓦石杖木擊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云云人爲其常作是語故號爲常不輕久之會上慢衆輕賤是人者信伏隨從咸証菩提

恢復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迨隋唐末梵宇麗甚其處為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腳過此覩之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為賊虜巢耶乃矢志為恢復謀荷杖徒步走溥海內擬結僧緣以千計許志者觀裂巾為盟而去斯以其歲月日共至其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方略戮力擊殺賊衆遂復其地葺修梵宇居衆僧已延訪僧衆中有德者登壇說法其中而已首率諸僧執弟子禮受法云

孔上

一歲都下為同志會高陽叔子與𦾔歸謁師曰近日竊觀諸講良知者其良知第在口吻皮上耳師曰云何叔子曰時會中一友首倡云良知在未發前識取功先主靜一友辯云良知須悟當下生機二友嘵嘵爭辯久之吾觀言主靜者時中已大動言悟生機者其微大由勝心是殺機非生機也若是良知安在哉維時近溪子從中怡怡分解形就心和身上似有些子耳師哂曰諸良知在吻皮近溪在身上爾時良知

卻在眼孔也叔子懋已近溪聞之喙曰良知發對眼孔上亦大難矣身上不可謂無有也

絕技

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盡其技矣而未得其妙也疑連成子有隱叩之不已連成子無以應第率之同居海島中無何成子託迎其師子春刺船而去留牙獨居牙日見海水澒洞山林杳冥殆非人境忽然神解援琴而鼓盡得其妙世稱絕技云

中和里僻陋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仙傳里中有
三駛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趨偵令出視事
未時令方釋圖領袍服褡褳據案而坐駛子從門屏
還覘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
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駛子曰吾覘坐堂上者上
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遮聽案帷為女
裙而因以褡褳為披袂也其一為郡吏長吏令入署
承參駛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駛吏啟戶搖
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扑之

駛吏起揭其髀恚曰是何人家郎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兌庫郡守退食駛于從旁覗之出大詑語其兒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兒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

度師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初以榮貴級色諸世所歆豔者而呂不動繼以寇兵患難疾病諸苦楚不可忍者而呂亦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于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

紀于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祕不授將某非其人也
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累也呂曰
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
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
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愼勿泄也呂子請曰是金卒
嘗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蹙
曰如此則悞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
善哉即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覺
然澤巳釐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吾將廣師肯普度

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于是呂子悉以所得旨授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狀行乞于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又化身爲横遭仇誣械繫徉肉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巳又化身爲重罹疾病纍纍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巳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并若筭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于終身可乎呂

吉曉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亂撞鐘

一招提中畜犬百十數東西蘭若輪叅之以鳴鐘爲號每東鐘鳴則犬就食東西鐘鳴則犬就食西習以爲常一日諸小僧計戲羣犬初東廡鐘鳴羣犬將之東西廡鐘忽鳴羣犬羣然反西未至東鐘復鳴羣犬又欲之東而西鐘又鳴羣犬又錯愕而西顧已而東西兩鐘譙然齊鳴羣犬彷徨埤中竟莫知所之仲子

顧謂二三友曰試爲犬謀若何而可諸友未解浮光官子曰犬能一反思昨豢東今應豢西昨豢西今應豢東自不肯發于鐘聲矣仲子曰否否官子默然良久忽噱曰吾謀本是子故亂撞鐘也師領之

假物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虛洞無臟惟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而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illegible]

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耶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蕩蝦離而水母覓蹶死泥沙蓋其所爲蹶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己故也

假托

南海之濱有蜑市焉鼉暴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聚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亦不知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東海之濱有蜃蜀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堞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

霧之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

燈炬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子者不論蹤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窠于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群赴焰盡殪然後連房刳取蟹處蒲葦間張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云

知進

福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鱗用火熏之可致遊嚮

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為數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銜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愈則頰張須鉤若鎮岐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御則悠然逝矣知進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故犯

有獸曰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指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屨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為餌已遂斥罵其人

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匪爲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霑濡徑醉相喜笑取履加足似發狌狌頗連頓仆掩群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故犯之其愚又甚矣

顧惜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殊非設色者彷彿也性故妒雖馴久見童男女著錦綺必趁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大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騫舉

卒爲所擒又山鷄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翟雉長尾遇雨雪惜其尾棲樹杪上不下食以至餓死

出頭

有僧居常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參偕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標間蠅曰爾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汩汩然鑽此故紙安能出頭其師乃有省

雜纂三續

欽 黃允交

李義山浪子以巷談寓滑稽王君玉蘇子瞻各倣之遂成風流雅謔後有續者不免畫足寧復遺珠徒爲大雅罪人未必能博好詼士一軒渠也壬子下第出白門車中識

必不來

貧士請貴要　子弟窮後邀幇閒

父母召訓驕兒　衙官提勢豪　冷曹結客

殺風景

鼓吹遊山　聽歌說家務　松林作廁

對名姬罵坐　名山壁上題詩

不如不解

衲子稱詩　閩人識字　奴善作文

武將清談　讀書人精刀筆

難理會

坊妓私諱　村巫作神語　謬漢做文章

勸不得

開口說呪誓　嬾女好遊談　女人口出是非

子弟好用機詐　與無賴往還

難久留

受賭人手中錢　敗子肥田　無錢官府美任

雨中花　老年娶少艾　京中下第秀才

有新妻畜艷婢

學不得

好音聲　膂力　美姿貌

多了　不識羞

未足信

公人說行止話　自稱圍棋高手　娼願從良

假託熟說同心話　子弟向父兄言勸學

道學人講天理　游客雌黃人物　欲爲夫納妾

遷官誇說謀略

不可過

賭博被禁　好飲人無酒　浪子乏纏頭

蕩姬受檢束

賭歡喜

掘地得藏金　貪人受重賄　理學人遷美官

拐兒賺癡人得手　新婦見郎君貌美

阻興

賞花無沽酒處　村客鬧席　佳期發病

唯頓歎詫

乞兒見横財　貧人得富妻　離亂後逢骨肉

多年敗敗忽把用

得人憐

作家妻妾　孝順兒　婦人不長舌

小兒不嫌粗糙　子弟好交長者

可惜

好天資不讀書　名書畫入村手　作詩贈俗人

清官罷職　好試文曳白　聰俊兒郎不自

愛　有學人弄筆頭

悶損人

客途久雨　遇村老話家務　急歸阻風

陪俗士久譚

惡模樣

村漢着新衣　和尚發怒　妬妻罵婢

謟吏謟上司　學市井聲態

這回得自在

嬾奴被逐　州縣轉京職　遇覃遇赦

妾値妬妻亡

避滯

貴人見客　小兒進學堂　遣愛婢

新婚遠別　清官陞轉

富貴相

脫粧　訖門第　妳子寶釵

後庭絃索聲　院內奚奴調馬　古董客候門

叵耐

無情妓　僕做主人

措大親朋骨肉就中取利　庸人彈射文章

敗軍湊捷

少道理

俗僧說法　醉漢教誨人　將軍掉書袋

縱子弟游閒

秀才出入公門

佯不會

新娘推酒　坊伎減飡　尊長閒卑幼歌唱

旁不忿

豪家白占妻田　好官被劾　看雜劇邪人害正

謬漢譏駁好詩文　看唆弄癡人作過

怕人知

僧道走狹邪路　客路帶重貲　蓄違禁物

舉子通關節　有私夫

不嫌

貪人得薄賂　窮漢娶再醮婦

淹滯措大中末榜

强陪奉

妓伴老翁　村漢見貴親　病夫請客

老娶少妾

不圖好

罷任與上司放對　失節婦再嫁

革退吏胥發本官贓私　婊蕩敎打蓮花落

說不得

同官挾失賍物　借被行童對傳　買字眼着賺

在任吃拗　講學人遭妻毆

說不得

向牙郎說物價　妄誕指大遇主司

正人前滿脫空語　嚴明官聽訟

對老伎使乖

諱不得

陰瘡出面　不要好兒郎

易圖謀

貧家婢僕　俗客古書畫　下價財物

敗子田園

沒意頭

與俗人論詩賦　向再醮婦談貞烈事

對落第舉子誇新郎君

重難

暑月登樓飲酒　破船遇風　滿音人唱無板腔

隆冬落水　醜妻有妬　獨子不孝

失意後遇負心人

必不得

索慳人酒食　儌獃措大假貸

窮書生乞富家婚

不快意

負病賞花　催會主人欠踴躍　中秋月淡

不達時宜

借書籍不還　强評前輩文字　鬧妓席

書生樂　對人家子弟說淫豔事

索不相知酒食　與無賴人辯曲直

邀落解秀才看迎舉人　惡詩畫强汙人扇

不識羞

單說富貴往還　開口脫空　高自稱許

慣使小機術　剽竊詩文　逢人數子弟罪過

倚親族貴勢凌人

虛度

少年不讀書　月夜高眠　好山水不遊賞

妾遇主母妒　蕩子娘

不忍聞

屠門宰殺聲　雨夜啼鵑　邊城報敗

孤兒哭父　老人聽蒿里歌　酷吏拷掠聲

下第後唱渭城　惡少逃淫發論

吃不得

內相類人形　見人便訴諫　好市井議論

不肯說真話　美刀錐　喜賭賽

快意

平城走駿馬　飽帆張風　花時人送酒

年少兒子及第　勝地豪吟　美妾賢妻

聽人說神仙俠烈　乘勝逐